

梦里洛阳

□王冬辉

拥夜色入怀,山长水阔的洛阳城不以物喜,不以史悲,在流年里览尽风沙,听云烟邀凉,用世味煮茶,古巷幽然叹不尽,长亭骊歌逐白云。

我尤其喜欢夜阑人静的洛阳。凝视这座城市,曲径飞花,流云舒展,春暖花开静如故。

不敢用文字去描述龙门石窟、明堂、白马寺、千唐志斋,我能强烈感受到它们的心声,却万万写不出这座城池几千年的韵味。这时候,最好煮一壶茶,从烟雨纷纷喝到落红满径,从痴心未了喝到云淡风轻,词后空叹隐眉间,美景怎能辜负?

有朋友共居洛阳城,冷暖交织的光阴最易抖落冷漠。我一直坚信朋友是最难得的财富,有他们在,我用不着将心事付明月。有朋友在身边,我定赋诗高歌,唯愿友情长在,即使丹枫花开际遇百度,也要抛却忧思,和朋友同看洛阳繁华。

我喜欢洛阳城,因她山水如画素雅温情,总有一些风花雪月不曾搁浅,连伤感都那么明媚婉转;总有一些物是人非共醉明月,惹人一梦千寻,连平凡的故事也有了迷人的光环。

洛城波澜不惊,纵使闲愁万种也无怨东风。小子清愁常有,却学会菩提自在我自逍遥。

时空之恋

□商玉玲

假如给你一个选择,让你回到古代,你愿意回去吗?

我愿意回去,愿意停留在古代。

柳枝依依,帘幕几重,我是一袭青衫的清秀少年,站在江岸的一边。你在亭台上张望,如水长袖翻转如花,迷蒙泪眼越过柳枝,痴情只为我一人。“江上柳如烟,雁飞残月天”,情怀若此。

花谢花开,莺啼燕啾。我是眉头微蹙的林妹妹,坐在铺满桃花的石凳上,无忧无虑地读《西厢记》,累了找宝哥哥谈天说地。怡红院与潇湘馆比邻而居,亦可相望亦可相见。

雨声滴答,青荷染露。我是坐在荷花池边与你对弈的邻家小妹。远处琴声悠悠,下至酣处,我会跑到池塘边投掷碎石,你坐在棋盘边凝神不语,只投来温情一笑。

漫天雪花飞舞时,我是戴着斗笠的优雅老渔翁。独钓寒江雪真的会孤独吗?不会的,垂钓时雅兴无边。

满天柳絮飞时,我是布衣紫裙的少女。倚门嗅青梅时,未必有意中人,眼波流转处,也许只是一段芳香心事。

我是帘卷西风的李清照,朝朝暮暮地伤感着。

我是司马相如的卓文君,为了爱情可以勇敢地私奔。

或者,我是沈园的唐婉,在泪眼迷离处写下断肠之词。

总觉得,古代的别离是风情万种的别离,古代的忧伤是蘸着韵味的忧伤,布衣青衫下、裙钗飞舞处,有的只是纯粹,美到了极致。

找一个滴着雨的薄雾天,走一条落满碎花的曲折小径,闭上眼睛,静静地回到古代。

多彩罗岭

□庄学



(资料图片)

罗岭,一颗位于洛宁大山里的明珠,数十个村落在一道道岭上,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高速公路彩虹般地环绕着它。在历史上,这里曾是长安与洛阳的“国道”,大唐的旌旗迤逦飘过。

行走在这条古今交替的路上,我仿佛看到汉明帝迎接西域高僧时在此休憩,不然怎能发现这里是建造寺院的好去处呢?罗岭有香山寺,不大,群山环抱,据说比白马寺晚一年建造。近两千年的岁月侵蚀,深山古寺却依然香火不断。古朴的青砖、烟灰色的脊兽、彩色的梁栋、墨黑的香炉,勾画出青灯苦禅、晨钟暮鼓。

这是罗岭的一种色彩,是古朴、厚重的青铜色。

车行罗岭,掠过路边竹林,墨绿的枝叶挤挤挨挨,随风摇曳。人们突然发现,历历晴川下,竟

然有一片片牡丹,很是引人注目。据罗岭人介绍,投资数千万元的高山牡丹生态观光园的牡丹种植面积有万亩之多。在高山上种植牡丹,干旱之下便要人工浇灌,一枝一叶来之不易。高山牡丹花期晚于平川,洛阳市区的牡丹花期过了,这里的牡丹才傲然开放。我想象着高山牡丹开花时该是怎样的情景:在山岭中,葱绿的山林护卫着姹紫嫣红的牡丹仙子,牡丹仙子迎着山风翩翩起舞……

这也是罗岭的一种色彩,是傲然的绿色。

蜿蜒的乡村水泥道路,把我们带到山坡上的讲理村。村子不大,只有五六百口人,一条村道连起一户户农家小院,这是讲理村的“新区”。庄户人家的院子宽敞,核桃树、南瓜秧及一丛丛花草点缀其中,两层楼房伫立无言。

客厅里,沙发、茶几及家用电器一应俱全。

讲理村的村名颇新奇,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?清代,村中一大户人家治家有方,凡事皆讲道理,禁止动手动脚。后来,全村人皆如此。口口相传,于是便有了讲理村的村名。如今的讲理村依然传承了优良的村风,哪家有纠纷了,村干部、邻居都去劝说;有了发家致富的“好经”,村民就聚在一起听人介绍。

这更是罗岭的一种色彩。这是什么颜色呢?这样的社会小细胞里包含了积极的因素,宛如一片耀眼的金色。

站在罗岭上,沟壑中时有山岚腾起,层层梯田五彩缤纷。我想,这般丰富的色彩才是自然的,出自罗岭人如椽的大笔。

别了,罗岭!我期待着多彩的罗岭夜夜入梦。

母亲的冬天

□吴婷

这个时候,地里就剩下大棵大棵的青菜,翠绿的菜叶上寒露滚动。母亲蹲到地上,一手一棵地把它们连根拔起。

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。在晨光下,母亲用一把麦草温暖了冰冷的锅灶,白米粥在铁锅里尽情地翻腾。往灶中塞了一根劈柴后,母亲起身赶到门前的小溪边。

小溪边,一篮子青菜和一大盆衣裳正等着母亲呢。溪水哗啦啦地流着,母亲卷袖洗衣。溪水冰冷,母亲却仿佛毫无知觉,抡起棒槌,把厚重的衣裳敲打得水花四溅。

父亲坐在屋檐下,手捧一碗粥,嘴里嚼着萝卜干。

太阳已爬上窗台,母亲拎着一桶洗干净的衣裳,一件一件地拧

干、晾晒。老屋的墙壁上,几串红辣椒笑得咧开了嘴。

早晨的时光,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。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,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,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拿不牢。

“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。”父亲一边摆弄农具,一边小声嘀咕。坐在灶旁的母亲听到后,咬了几大口馒头,快速喝下粥,开始收拾灶台上的碗筷。

山芋种得不多,母亲和父亲低头弯腰,小心翼翼地刨着土。不一会儿,沾着泥土的山芋似一个个胖娃娃,或坐或躺在地沟里。

夜色渐渐笼罩山村。在回家的羊肠小道上,一担山芋压弯了母亲瘦弱的身躯。